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七

布帛部四

絹

廣雅曰繁總鮮文穀絹也

說文曰絹似霜

釋名曰絹絀也其絀絀厚而疏也

東觀漢記曰南陽太守杜謂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持喪郡國邸賻絹七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會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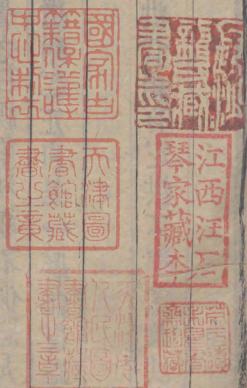
一

數董承密詔曰波師李樂等率眾來共擊儼等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夜潛過曰先具舟船為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官一手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亡

又曰陳實居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夫未必本不善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當由貧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

絹

魏畧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後遂得原



魏志曰趙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人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都縣背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願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誹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爲揚州刺史其大將金琮師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使休在者無幾禮射勒禦之戰於荀陂禮身陷白刃馬被數劍手秉桴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尉勞賜絹七百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七

二

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輒送官胡以爲前所遺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辟左右我從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卽賜絹五百疋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比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諸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步健慙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

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疋遣人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景初中賜土王白絹五十疋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物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宮逆爲平准耳官豈少此物輩耶

吳志曰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初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疋亦足用耳衡亡後二千餘日以問母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千戶各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嘗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吾荅曰人患無德貧方好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三

耳用此何爲吳未柑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殷足

吳錄曰袁博爲太守黃君奉爲孝廉爲葉令以俸祿市繡絹餉黃君家黃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葉令家餉

于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撥畧公爲宰霸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笑與尼絹五十疋

王隱晉書曰劉實爲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疋絹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彼著黃絹單衣來與節言

虞預晉書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萬疋其餘莫得與比

子寶晉記曰華譚依周馥及瑯琊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不吾甘楊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又曰荊州刺史庾水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疋水怒撻之市絹還官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四

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之餘故以與汝耳

又曰桓溫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于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疋五千與之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尋陽人太守于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宋書曰沈慶之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歲果卒

又曰李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叅軍王迴素爲安人所親

盜絹二疋客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絹亦稱此期嚴限峻人問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簿有所減

又曰阮佃夫佞幸專權有人餉絹三百疋嫌少不荅書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延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水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撫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蕭赤斧遷給事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衾衣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褻爲僑輩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五

所侮及平曾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劉孝綽爲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又曰費昶善爲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爲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康之癖隸也世以販絹爲業

又曰傅昭爲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糞絹千薄下昭笑而

還之

又曰裴邃爲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疋邃從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汝納其二疋而已

後魏書曰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賄販肆聚歛上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疋而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尙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疋崇與章武王暉以所負過多顛仆於也崇乃傷股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畱章武傷腰折股貧人販類穢我明主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六

又曰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問元順類諍諍惜其諒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言不及衣冠遂便出走爲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尸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疋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皆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

獲自是闔境懾服延昌末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盃酒而出其所輸以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遣柔鑄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緡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陸馥爲相州刺史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馥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馥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七

又曰李元忠去任歸魚川孝莊時盜賊蠡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戎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受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君逢賊但道李元忠遣言賊皆舍避

又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然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惟有俸絹數千疋清貧如是

又曰陽平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遶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一疋疋乎

又曰李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

從之遂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高允卒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絳五百斤錦五百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也

又曰王靈宇羅漢爲南兗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爲定州北平府叅軍送戍兵於荆坐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斬兵十人

又曰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出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崔暹遷尙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大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八

爲丈暹言之乃依舊焉

又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睇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睇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啣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賜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疋絹纔得一斗而天下刮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穰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或有怨言又於所營爲樂頗多

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卽位風聞諸曹案典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聞令史受醜絹一疋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文宗大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鐸參軍產芳絹二百疋衣笏一副并還先奏高祖太宗書詔及官品衣物等

大正御覽

卷八百一十七

九

後唐史曰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

四王起事曰張方移惠帝於長安兵入內殿取物人持調御絹二疋幅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疋三日撻之尙不缺

角

四王起事曰惠帝於鄴與咸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持資食之調道中有駟羊二百餘口者勒便將至洛得以為種至洛盧志啟以右藏絹倍還羊主

鞭神記曰永嘉中之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剪

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還連絲可練無異故體也
又曰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啟見一鬼著絹布似
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采入衣巾如之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絕倫崔傾懷
招攬約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女雨
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
揣兩疋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爲君作禪衫未得裁縫
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荅之女取錦曰從此絕矣言畢豁
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夜亡崔曰君
家絹帛無零失耶荅云此女舊織餘絹兩疋在箱中女亡
之始婦出絹欲裁爲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七

十

先賢行狀曰范卽字孝悌少時曾省外家逢掠者駈其牛
取衣物去卽還車知賊不得席繞三疋絹追呼令取之賊
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
性儉慙從子端辟梁冀椽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

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曰祀祖於殿庭立五仙人高
數丈五采幢蓋大會羣臣於太武殿上 曰探乃有得

絹百疋有得數十疋者有得一二疋者虎輒大笑以爲樂
孔舒元在窮記曰大安二年六月賊變入門時見家有絹
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

取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又曰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橫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教從所執昨到下車見絹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怪懼未敢自寧乞還藏府以爲軍儲

世語曰王經字彥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檀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桃葉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荅曰非爲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韓云寧可使婦無襯耶范笑而受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七

十一

孝子傳曰董永父貧不遂塋以身質錢一萬既喪就役逢一女子求與永妻云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共償耳

因遂不見

事具孝感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八

布帛部五

又曰縑

縑

說文曰縑并縑繪也

釋名曰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絹染兼五色細緻不滿水也

續漢書曰張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東觀漢記曰王丹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厚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八

一

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机杼遵聞而有慙色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

又曰上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隗囂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十疋

又曰馬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縑三百疋

又曰祭彤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

後漢書曰趙熹避赤眉難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

炭餓困不能前塗炭者君陷泥塗火前窮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詔賜降胡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卽將笞之鍾離意因叩頭曰過悞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耶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帝意乃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躬爲洛陽令功曹萬良爲父報仇自械詣獄躬解械放良後良賚縑五百餉躬閉門不受

華矯後漢書曰孝獻伏後興平二年立爲皇后李傕郭汜等敗乘輿於曹陽帝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疋董承賜孫微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甚數月或說樊崇曰豈有父母之國而攻之乎莒中八出縑千疋以自贖乃散去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五年幸偃師詔命自誅死以下贖死罪三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疋完城至司寇五疋又曰戴封常遇賊財物悉被畧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

又曰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偉當從出無衣甚愁妻卽爲致兩縑得以爲衣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縑白綾被

魏志曰漢桓帝末董卓爲軍司馬從中郎張奐征并涼州有宮陽縑九千疋卓悉以分與吏士

南史曰孫謙濟初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謙辭不受

梁書曰何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收服青縑袴褶

後趙書曰劉芳初入魏雖處窘中而業尙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不寢至有易衣併食之弊而澹焉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太平御覽
卷八十一
三
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八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

又曰楊津除侍御中尉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欵逆失聲遂吐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闔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稱而賜縑百疋遷符

璽郎

又曰李元忠嘗貢齊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

又曰高祖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驛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詆詈不去旬月之閒縑布千數郡蜀苦之

又曰薛淑字曇珍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
早京師見囚悉召集都亭理寃滯洛陽獄有三人孝明嘉
之賜縑百疋

北齊書曰賈思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休師事
北海陰鳳授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
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痴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之部送遺
鳳因其車馬迎之慙不往時人稱嘆焉

隋書曰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
聞而嘉之遣員外郎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并
賜縑二百疋米百石下詔表其門閭

又曰文帝幸并州留高矩居守及土還京賜縑五千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八

四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縑到市賣之遂還值雨因共
披戴後有人求庇蔭一頭之地雨霽因其爭之各云我縑
丞相薛宣決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紛呼騎吏中斷縑各
與半後人曰受恩矣前撮之縑主稱怨不已宣考乃嘆服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候

何宴九州論曰清河縑總房于好絺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細縑十疋

帛

尚書堯典曰舜修五禮五玉三帛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又春官曰肆師之職常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

太祀用玉帛牲牲
又春官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皮帛繼子男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并州其利布帛

又冬官考工記曰繼子男執皮帛

又曰練帛以攔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醴如鄧

人渥骨之渥以桐木之灰漸釋其帛也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清其灰而盥之而

插之清澄也于灰渥而出盥而沃之而盥之而塗之而宿

之明日沃而盥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

練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八

五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又檀弓上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

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又曰七十非帛不賤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衣寢

門外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婦人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之舅姑

又坊記曰子云元之先幣帛也欲之先事而後祿也

左傳桓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飲公在位宰他家器爲菲備無衣幣之妾無粟食之馬有藏金玉之重器備

又哀上曰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請救於吳

元君命故言自

毛詩鹿鳴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周易賁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春秋元命苞曰須女四日十二度主布帛

史記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界迎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各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八

六

又曰帛于鈞比千乘家

又曰陳勝乃多者帛言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貫魚得書怪之

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射中上曰善賜帛十疋郭舍人曰朔齊人多變更致他物射之中則臣榜百不中賜臣帛朔又中乃榜舍人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必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疋乃白之

又曰婁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印貨多特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遺以束帛一日

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繖帛數百疋

又曰長安語云城中好廣袖四方疋疋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出諸貴人當徙居尙書馬太后感祈別之懷賜帛二千端雜帛二千疋

又曰永平六年碓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於朝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百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乘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九器屐不粟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舍歎曰雖楚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賜布帛十器

後漢書曰公孫迷造十層赤樓帛蘭蓋以帛飾其欄檻

入不御覽

卷八百十八

七

也

魏畧曰陳留邯鄲淳秦投壺賦文帝以爲尙書卽賜帛十疋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于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晉陽秋曰董威輦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絹結以自覆金帛挂錦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每就尙求錢帛贍家上性節儉所得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千疋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止之曰卿位尙卑不可輕悞大王昭勃然曰十載上有英才異上沒沉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

蘭文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隨相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
賜帛二十疋

齊書曰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疋約曰險
衣來者以嘗之衆人竟改常服不遺長短之間顯曰將有
甚於此矣旣而周弘正緣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爍
取帛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儒索樸案食不過一肉有
者餉一草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
狗衆朝野憚之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
袍厨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

又曰韋珍字靈晉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
朝廷嘉之遷龍騎將軍賜驕驄二疋帛丁五穀三百斛珍
乃召隻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
穀帛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穎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
整惟閭毘一軍法制肅然穎言之於上時蒙賜帛

又曰張定和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
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
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棄其妻

唐書曰高祖傾府藏以賜勲人而又患國計不足劉義節

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長安樵薪貴而布帛賤若伐街衢及苑中之樹爲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皆有餘軸若使甲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千餘萬疋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喜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敕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帝明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爲難可謂正直社稷臣也固請還中使齎帛五百疋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八

九

又曰王君廓少孤貧無行以剽劫爲業亡命聚徒以逆鬚竹器籠人頭而奪其繒帛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倣爲刑楚州刺史倣故相俛之弟將赴任延英陛辭上曰蕭倣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卽須一來京國朕今賜手詔及賜帛三百疋以備山谷所之

戰國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趙王曰公子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是尺帛則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卽中以爲冠爲冠而敗之奚虧王國而王必待工乃使之今社稷爲巨墟先人不血食王不以與工乃與幼父也

事具
冠門

河圖王板曰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過程丕子於譚邾之間傾蓋而語
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疋以贈先生

又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閭門淵曰見疋一練前有
生藍子曰白馬蘆蕪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覆地如赤
肝朔曰必秦獄處也夫愁者得酒解乃取置酒中立消糜
賜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法言曰禽獸食人之食主木衣人之帛穀入不足於晝絲
入不足於夜此謂惡攻也

風俗通曰諸侯相贈乘馬束帛

大正御覽

卷八百十八

十

崔實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緝縑帛

荀卿孔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采成章

邯鄲淳上受命述詔曰淳作此甚典雅私亦美曰朕何以
堪也哉其賜帛四十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一布帛部六文部之八自卦曰今雖寒而事交錄彼以

宋書曰綿帛乎絮為者牽靡 統也交綿組亦以

晉書對納者同綸會織 縞 雜期制 絺綌

宋書曰綿帛乎絮為者牽靡

說文曰績絮組也

禮記玉藻曰績為繭緇為袍

衣有著之異名也

又喪大記曰屬績以候絕氣

績為全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悅右佩箴管線績施縈裘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蕭蕭漬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績

績綿也言悅以寒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九

謝承後漢書曰徐稚不就諸公之倅及有喪者萬里赴弔

堂以家預然雞一隻以一兩絲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

絮至水中候有酒氣以雞至前祭畢便去

范曄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

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

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績牢以釘密為不喜耳今幸前有

穿穴朝頌夕下措屍靈床幅巾而已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房于睢陽縣武帝不許

宋書曰郭厚平孝行既著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還家以

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過寒而建安綿好以

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纈雖蔬食有味亦吐之
英雄記曰呂布爲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袁術術先求
布女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也卽以綿纏女身縛著
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
城

語林曰謝萬就人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
具耳若畏寒无服勝縣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
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不可殺之婦人后往不卽前
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
入繇有不忍心然猶斬之俾婦人卽出以新繇拭血竟路
明日使人尋跡至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
練丹繡兩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絹拭血

酈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中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縣
霜解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纈也抑亦類蜀郡之
錦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用

絮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以爲無反事
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曰絳侯縮呈帝墮將兵北軍
此時不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出之

又貨殖傳曰絮千乘家

漢書曰帝以公主爲老上單于闕氏使宦者燕八中行說
傳公主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其得漢之繪絮以
馳棘草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繭民收其絮
漢書儀曰皇后親蚕獻繭凡蚕絲絮織室作祭服其皇帝
得以作縷縫衣皇后間以作中絮而已

魏志曰曹公定鄴臨祠袁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
家人寶物賜雜繪絮廩食之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父亡孫權作布衣一襲皆擘絮着之
強令悌釋服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顛籍其家政見數簾素板中有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九 三

絮也
晉書曰佛圖澄腹傍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
孔中光照于一室

宋書曰顏峻滿父憂起爲丹陽尹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
峻登車再之郡舍賜以布服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
諸體

又曰阮長之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郡常擁敗絮
齊書曰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眺嘗行還過侯革時大寒
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

又曰卞彬蚤賦序曰余之多病起居甚疎索寢敗絮不
去自釋

淮南子曰董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董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
董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

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蚕爲蠶蠶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繇絮五年長安兩絮垣屋上皆白民衣之

管寧別傳曰管寧性至孝恒布裳貉裘惟祠著衣單絮巾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將死曰吾因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中爲帽絮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蚕採木綿爲絮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九

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爲無珍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雙以通徹心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見拭目黃絮有垢黑曰淚所沾汚

孝子傳曰閔子騫幼時爲後母所忤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子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遂止

世說曰王文度在西州與林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仍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掛聞

牽離

說文曰絺繭滓絺頭也一日牽縞

釋名曰煮繭曰莫莫幙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絮也或謂之牽離煮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

王隱晉書曰洛可歌何德真三人共披一幡溪黎柰何左校令成夔以爲德真將死也

統

釋名曰統煥也細澤有光煥然也

漢書曰齊俗作水統

又曰齊漢延壽衣黃統方領

又曰白穀表薄統之衷天子之服也

東觀漢記曰楚王英奉逆黃縑三十五疋白統五疋於蜀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九

五

楚相以聞詔書還蜀去所以助伊滿寒乘門之盛饌

漢舊儀曰乘與冠高山冠非羽之纓幘亦丹統裏

范子計然曰白統素出齊魯

王子年拾遺錄曰瀛洲有金蠻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統之素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統素爲衫裙

組

說文曰組綬屬其小者以爲纓也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盍旣祥而緇履組纓

禮記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

之冠也

又曰弟子縞帶并細約用組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璆而綦組綬士佩璫珉而組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又少儀曰國家靡弊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
左傳襄三年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秦王子嬰係頸以組沛公軹道旁

漢書曰錦繡纂組害女工

穆天子傳曰天子見西王母獻綿組百純

又曰盛姬之喪族姓贈用茵組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六

墨子曰昔楚莊王鮮冠組纓喪衣博裘以治其國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果善吳起曰非戒也使之衣而歸妻兄請之起曰起家無虛

呂氏春秋曰邾之爲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凡甲所以爲固者滿竅也今竅滿也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組公息忌之說行也令其家則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組者由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悅於是乎止官無以組或尤邾君曰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損以組

不便公息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組從風組紃

應璩報燕中尉樊彥皇書曰登與比踐燕路當方化銀龜以爲黃變青組以爲紫

又報平陸長賁瑋伯書曰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縞組哉

納

魏武令曰吾衣皆十歲也歲解浣補納之耳

魏志曰太祖幃帳壞卽補納

汲衣子妻李氏與夫書并繳紬一端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九

七

宋書曰徐湛之父達之尙會稽長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常自新州伐荻有納布衫襖等皆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旣貴以此衣付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主子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卽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床不復行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南史曰齊張欣泰爲直閣步兵校尉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着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

以啟武帝帝曰將家兒何作此舉止

又曰沙門寶志在建康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陳書曰大軍侵魏造陝城魏兵大合輕騎挑戰侯安都瞋目橫牙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披靡殺不可勝數於是衆並鼓噪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納兩檔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當其鋒者莫不應刃而倒

綸

釋名曰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

說文曰綸糾青絲殺也

大正御覽

卷八百十九

八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如出綽

後漢書仲長統書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切三辰龍章之服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米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上勿復送綸絮

鄭立注禮記曰綸今制有秩嗇夫所佩也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冬月皆著紫綸巾

齊書曰徐龍駒常佳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南向案帝書勅

世說曰謝萬詣簡文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

卽呼使入萬著白綸布而前既見共談移日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黃白綸帽一次以示微言

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織縞

毛詩緇衣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縞衣綦巾聊樂我暵

禮記王制曰殷人舁而祭縞衣而養老

又玉藻曰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

史記曰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遂發喪
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攻殺
大逆無道寡人親發喪諸侯皆縞累歸漢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九

九

韓子曰 人身善織屨欲履之也而越人跣縞欲冠之也
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淮南子曰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絰冠則戴之
絰則履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被阿緡綸紵縞

阿祖緡緡
細縞也

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我軍入漢中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
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也

絺絺

說文曰絺麤葛也絺細葛也絺絺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地官下曰掌葛以時徵絺絺之材于山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又曲禮上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爲國君者華之中以綌

又曲禮下曰鎮絺綌不入公門浴用二巾上絺下

又禮檀弓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吉也

非時向涼便禮

毛詩關雎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又綠衣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又君子偕老曰蒙被綌絺是繼紕也

論語鄉黨曰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

漢書曰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遣建荃葛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九

十

東觀漢記曰純耿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繪擔絺中迎上於費上大悅

又曰馬巖爲陳留太守巖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葛絺賜巖

又曰黃香爲郎召詔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絺綌各二端魏武封魏王詔曰今以君爲魏王白絳皂黃白各二疋越葛一端往欽哉

吳歷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并送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歆度牛渚悉封還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君臣以爲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使

梁書曰任昉卒後子西華冬月着葛帳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飲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

隋書曰袁克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克尚衣葛巾客戲克曰袁郎子絺兮綌兮綌兮凄其以風克應聲荅曰惟絺與綌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草澤其封遇訟逢公占之賜之駿馬十六絺綌三十篋

帝王世紀曰堯兒舜於二宮設饗禮逆爲賓主南面而問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九 十一

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必築宮室封之於虞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楚至阿谷有處女珮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袖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辭子貢曰吾北鄙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行客之行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取之子不早去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說苑曰綿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耗翅

稽康高士傳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服

綵葛

劉禎瓜賦曰承之雕盤幕以織絺

夏侯孝若大暑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左思吳都賦曰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庾翼與燕王書曰令致細練十端竹練二端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疋直十千

諸葛恢表曰天恩因極特賜織絺細竹

顏測集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啟曰水紈風綌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十九

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九終

吳興陳杰分校

布帛部七

又襄布人亦實五火浣布夫富職成紵紵亦音音也

白疊

布

說文曰總十五升布也縷布縷也絳細布也縷蜀細布也

釋名曰布布列諸縷總慧也齊人謂涼為慧言服之輕細

涼慧也

周禮地官下載師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夏官下職方氏曰正北曰并州其水淥易其利布帛

禮記曰仲夏之月毋暴布鄭立注曰不以陰功于太陽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

禮記曰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為內年變

冠義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

也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襄二曰諸侯圍偏陽主人懸布魯孟氏之臣秦董父登

之及堞而繩之偏陽人懸而以試外之勇者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其男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以狗於軍三

日帶其斷布以示勇也

又襄二十八年齋子尾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夫民主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厚言

利皆人之所欲惟無黜媿無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

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周易說卦曰坤爲布

論語鄉黨曰齊必有明衣布

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又曰伏蠹在菟系之下燭之火滅卽記其數以新布四尺環置之明卽掘取

漢書曰太山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布長四丈爲疋

又曰高帝曰吾奮布衣取天下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安道死時民謠曰一斗粟尙可春一尺布尙可縫兄弟二人不可容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二一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而臥布被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服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虧二尺價值五百由此得不死

東觀漢記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船沒幾死太守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上曰石生堅堅生香前后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賈逵入北宮虎觀南京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謝承后漢書曰靈帝時楊珽

陵太守時蒼梧滑賊相

聚吏民憂恐珽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丈用纏其身然后燒之先從足起

又曰吳郡本不獻越布六閩美容儀常衣越布單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獻越布由此始也

華嶠后漢書曰哀牢夷知染綵絹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淨白不受垢汚先以覆亡人然後用之

又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董卓有人書回字子布上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三

負而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不悟

范曄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一疋外三戶共一疋賜博士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典畧曰蘇秦如趙逢其鄰子于易水之上從貨布一疋約價千金鄰子不與

魏畧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綢布有織成紬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竹布發隆火澣布阿羅得布

巴則布鹿代布温宿布五色枕布魏文帝詔曰夫珍翫所
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
練爲精江東太木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

魏畧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裙率縮如羊腸
用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

晉書曰王戎性慳從子將婚遣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峻平后帑藏空竭庫中唯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
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歛
然竟服之練踴貴乃令主出者賣端至一金

又曰謝尚書江夏相府以布四十疋爲尙造烏布帳尙以
爲軍士襦袴

又曰顧愷之爲殷仲堪叅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
之至破豕遭大風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豕直破豕而
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宋書曰王玄謨侵魏爲前鋒好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
梨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蕭恢爲郢州刺史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
以奇貨異服卽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常有私門生不敢厚餉
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蒲練

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接欵幸不須爾此人遜 察厲色

驅出自是莫敢饋送

南史曰林邑國出古具古具古樹名也其華盛時如鵝毳
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
布

又曰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如桐初
生如荀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
爲錦

燕書曰宋該字宣孔爲長史太祖會羣寮以該性貪故賜
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去致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后魏書曰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
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賦吾正如此相殺也

又曰楊椿歸左臨行誠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

大正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五

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
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后世若富貴于今日者慎勿
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爲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共父怒曰
河污仁君報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
十疋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議郎

宴子春秋曰景公謂宴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中有棗華
而不實何也宴子曰昔秦穆公乘龍治天下以黃布裹蒸
棗至海而淬其布于波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
曰吾伴問晏子對曰伴問者亦伴對之

莊子曰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弊先焉顏闔守門
麤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弊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遣使
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美若布帛與人惡言深于矛戟

韓子曰衛人有大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
曰何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

又曰齊國厚原塋布帛盡于衣衾林木盡于棺槨桓公患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林木盡則無以爲守
備而人厚塋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
非名之則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戶罪
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何利人何故爲之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十六

又曰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人爭利哉遂燔
其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弊而不如布或善爲新或善
爲故善由宜也

抱樸子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

郭子曰劉道貞常爲徒扶風王以五疋布贖之旣而用爲
從事郎中常皆以爲美談

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爲此莽莽也指麻

而示之怒曰此權權何以爲莽莽

權權由養治也
莽莽長貌也

說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

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完堅

壬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巨國遣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朝今之霞布也

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昔乙爲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入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職上寇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怒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及復召江乙而用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方通識達道人皆慕之州閭成風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七

咸竟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知盜者曰我邂逅述惑從今以后將改過子旣已見宥幸毋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以布一端遺之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高節非家織布不衣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識世祖患之爲發詔議者乃息

越絕書曰葛山者勾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于吳玄中記曰玄菟比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

南州志曰桂州豐水縣有綠藤俚人以爲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班衣以縑布古具水所作此水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公後切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織在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爲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徽人以班布文最煩縵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辱又次麤者名曰烏麟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勾芒木里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皮員當竹剝古緣藤績以爲布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溫使蜀辭峻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粗者溫嘉其能顯非

俗說曰桓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印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將令豹奴乘馬諸與葛並走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將馬頭去將布三尺許諸葛一步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卜年十一月未寬征流球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濶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幅濶一尺許

夏侯關國吳都賦曰金玉星煩明鑄霞聚織絺細越青箋白紵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先乎三輔

張載擬四愁詩曰主人遺我箇中布何以報之流黃

揚雄蜀都賦曰細絳弱折綿繭成箇 中黃潤一端數

金

魏武遺令曰銅雀臺上安六尺牀施總帳月旦十五日向帳作妓女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陸机 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漢怨陵西之芒芒

火浣布

魏志曰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一五 雜覽

卷八百二十一

九

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簿國東千餘里至有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布與焦布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沔則投火中復見精絜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崑吾劔火浣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其布浣之必投火中布則火色出而振之皜然疑乎雪也

抱樸子曰海中肅丘常有自生靈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

十里當火起滿洲洲上純生一種木正著此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燠黑人或得爲薪者火之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灌滅之后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其木皮亦剝以灰煎治以爲布但粗不及華但可以火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此洲上空水中八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澣有三種薄子曰長老說漢桓帝昔大將軍梁冀作火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污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燿華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之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

十

其中皆生不燼之水晝夜火燒得暴風猛雨不得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涸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織以爲布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中有鳥獸草木皆生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臬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閒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有文無實文帝以爲帝火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曰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爲永示后世至此西域使主始獻火澣布焉

於是邦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廟外廉之間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澣布其國又稱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似隨四昔而見也名爲淨水有不潔之衣投於石火之中雖滯汙溜湟如新澣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王瑤爲林或云龍常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著物如淳漆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彫壺盛膏數斗以獻王坐通雲之堂以火澣布爲纏用龍膏爲燈照耀百里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賚火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澣布也二是絹水皮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何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糞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被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瘁具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汗之便投著火中則更鮮明也

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厥貢漆臬絺紵

毛詩宛丘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

與晤語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

宋書曰戴法典會稽山陰人家貧父子以販紵爲業

華陽國志曰寮人賈言紵爲繭

朱崖傳曰朱崖俗行來出入如著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

其中內頭如領巾象

御覽

卷八百二十

十三

說苑曰吳赤巾使於智氏假道於衛寧文子具紵絺三百

製將以送大夫懇曰吾雖大國也亦不壞交假之道則亦

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古樂府曰白紵歌盛稱宜好宜及芳時作樂其辭曰白紵

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本吳辭也

白疊

漢書曰其白絮細布千鈞紋綵千疋蒼布白疊也皮革千石

比千乘之家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

吳時外國傳曰諸簿國安子織作白疊花布

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薊薊中絲如細繭名爲白疊子

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輒白交用焉

吳篤趙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氍毹白疊
廣志曰白疊布毛織出諸簿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終

吳興陳燕分校

資產部一

田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墾也五稼填滿其中心也

尚書禹貢曰冀州厥田惟中中孔安國曰田之高下肥充齊九州之中為第五

州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田惟上下第七徐州厥田惟上中

二第八揚州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田惟中

上第七梁州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田惟上上一第七

周禮春官下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歌豳雅擊土鼓以

田樂峻前年新豐年也田但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峻古先教田爾雅曰田改農夫也

又地官司徒之職曰均土地以稽其人衆而周知其數上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一

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一人乃經土地而井野牧其田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以任他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又曰戴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

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

郊之地以宮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

任其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本都之田任疆地
禮記月令季夏曰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薤行水利以殺
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又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近荊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近雍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冀州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又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

太三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左傳僖公曰三十一年曰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交

討曹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

洮以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藉田而已非聘享會同禮也襄仲如晉

拜曹田也

又宣公下十五年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周法民耕百畝

公田十人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財豐也

又襄公六日子產治鄭井田有封洫從政一年與人誦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闢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又哀公上曰季孫欲用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田四牛三頃今欲別其田又達財各為一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臣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故言田賦

國老待子之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兵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亦不足子孫若欲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何訪焉弗聽

又哀公曰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

穀梁傳宣公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藉言借民力田為公耕一謂之作初稅非正也藉古者田什一而

大不御覽 卷八十一 三

毛詩小雅白華曰漉池北流漫彼稻田

又甫田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

又大雅崧高曰王命召伯輒申伯土田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今江呼初耕地反草為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畬易曰不畬

史記曰魏文侯使惺李盡地力之教

又曰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

草不盡墾地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

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廢井田制阡

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閒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其後

韓非入秦好興事欲疲乏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合鑿涇

水自仲出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日始成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用注慎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王翦將行謂善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行矣何憂貧乎戰國策曰魏叔座爲將攻韓趙勝之魏王賞田百座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不備者此吳起餘教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右手之僂賞臣可也若以有功臣何力之有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以座不掩土之迹又與田二十萬

漢書鼂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至秦則不然用商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四

之法收帝王之制一歲屯卒萬計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不民受其困或畊豪民之田稅十五故貧民常馬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收帝王之制除井田人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遷古限人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上不能用

又曰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

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十畝以供車馬

又曰楊惲免官常不得志乃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張禹爲人謙願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畝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漑極高庾上價

又曰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千萬安可比於人乎乃貫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又溝洫志曰大始三年趙中大夫曰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涇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田名曰白

太平御覽

卷人百二十一

五

梁田民歌曰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

後漢書曰光武時天下戀田多不以實又戶年記互相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復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愁遮道號呼時郡遣吏奏

帝見陳畱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

問帝詰吏田趣吏不肯服詆言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羣勅當欲以墾田

相方耳帝曰旣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虎

賁將詰問吏乃實者報如顯宗對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

奸狀

又曰樊重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溉注費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

又曰馬援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兄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材且從所好後援辭隗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卜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大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六

帶城郭妨困小人民

又曰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爲司徒視事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主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張璠漢記曰鄭恭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東山

華嶠後漢書曰范遷爲司徒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推與兄子

又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入草廬結于崗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給非身所畊

漁則不食

魏志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給農兼天下
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田是州郡例置田
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軍糧之患遂得以兼滅羣克
平天下

又曰鄧艾遷尙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之資使艾行
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糧水少不足以盡地利以開
渠河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齊河論以喻其
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困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
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
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糧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
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
太平御覽 卷人百二十一 七

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戶以
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三十萬之
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
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輿汎舟而不達
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又曰司馬郎爲丞相主簿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
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師之後民人分散土
業無主皆譌公田宜及此時復之

又曰鄭渾遷陽平郡沛太守略下濕患水勞百姓飢乏渾
於蕭湘二縣界興陂陽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
勢洿下宜灌溉中有漁稻經文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

率吏民興力工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
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又曰劉靖都督河北諸軍事又脩廣利渠陂大道水灌漑
薊南北三百里使種邊民利之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
晉要事曰安帝義熙元年右丞相項元議瑯琊及湖熟界
省皇后脂澤田四十餘頃悉詳悉以借食民

南史曰宋士惠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
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又曰何用食焉

齊書曰王騫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在
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曰我不如鄭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八

公業有田四百畝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梁書曰夏侯夔爲豫州刺史率軍人於陵丘場灌田千餘
頃歲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也

又曰鄧元起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
稻幾二千石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後魏書曰高允爲著作郎大武引見因問允萬機何者爲
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
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
萬里則田三萬十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

亦如之損益之率爲粟二十二萬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
乎若公私有儲雖過饑復何憂哉帝善之除田禁悉以授

又曰裴延雋遷幽州刺史范陽君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塌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

北齊書曰帝賜穆題婆晉陽之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以擬寇難今賜題婆無乃闕軍務也自是題婆怨光

唐書曰真元十六年廬羣爲義成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羣先寄寓鄭州興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今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又曰起居郎崔覲隱居城固山所有良田分給奴婢令遞日供飲食之費覲與妻家一不以問但木石自娛而已

又曰溫造爲河陽節度觀察使復懷州古秦渠三縣棄地悉爲良田後造佐遷出爲朗州刺史至則開後鄉渠九十
七所溉田二千頃後人名其渠曰右史渠

范子計然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旨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值錢百金一直錢九百此畧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之極也

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又曰易其田疇簿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傅子陸曰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失田制之由人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與羣臣皆得志史起對曰羣臣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田也漳水存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過也明日召起問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對曰臣爲之名必大怨臣臣雖死願王使他人遂之王使之爲鄴令使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避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號爲史公決漳水兮灌傍鄴中

文五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十

梁春秋後語曰趙列侯謂其相公仲建曰寡人所愛可以貴之乎曰富可也貴之則不可列侯乃命以田萬畝賜善歌者二人公仲建許諾而不與居一月列侯之代還問曰與之乎曰未有可者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畔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田爲閑田

蕭廣濟孝子傳曰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農者常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貨家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

汜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越絕書曰吳北野禹櫟東所舍大畧者吳王田也

又曰富中大唐者勾踐治以爲義田也爲饒爲之富中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溫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溫液所州正可數畝過此水氣輒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良田極高腴者一畝二十斛稻米之精若如玉映澈於器中

續搜神記曰陽人姓何忘其名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獲在場忽有一人長一丈黃疎單衣用巾來詣之翩翩舉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七其兩手並儻而來語何云君常見韶舞不足舞也便去何尋逐遙向一山山有穴裁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初甚急前輒聞廣便失人見良田四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崔寔政論曰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王朗上求正貨民表曰昔在西京有鄠杜膏腴之饒池陽谷之利涇渭二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並 金號爲陸海

應 白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承彼孫叔寢巨之地

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

曹植表曰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
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又籍田論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
柳爽路名菓被園牢農寔掌是爲公田

唐明皇雜錄曰上命宇文融爲拓田使融方恣睢不已諸
附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爲盧從願廣致田園有地數百頃
上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
故上亦重言其罪但目從願爲多田翁



資產部二

農 耕

農

周禮地官下曰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禮記月令孟春曰乃命有司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端徑
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導民必

躬親之田事既得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又仲春曰無作大事以妨農事

大事岳役之屬

又曰孟夏曰無起土功無發大眾無伐大樹

為如密農之事

是月

也命有司巡行田原勸農勉人無或失時

勤農人及時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一

又孟秋日乃命有司農時備收舉五穀之要

又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又仲冬曰是月也農不收藏積聚馬牛禽獸有放逸者失
之不詰

又孟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
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王制曰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
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五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矣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務財訓農通商惠工

又昭元曰譬如農夫是薦是藜

薦鈕擁本日藜

雖有飢饉必有豐

年

春秋元命苞曰周先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扶桑推種生故稷好農

尙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文洪範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

又梓材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論語子路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漢書曰嗛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有田一廛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二

後漢書曰王丹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殺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懶者不致丹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轉給親目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隣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厚

又曰崔恢字行遜遷鄆陵令每至春農身到廬陌勸民耕桑農無廢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勞世善農稼好貨植

南史曰梁張興世爲方伯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受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公

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鎌一耨一雅一鍤然後成農也

又曰北宅火燒照下管仲入賀桓公曰吾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又曰善爲國者使農寒耕而熟耘力歸于上

又曰大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地廣農夫終歲之什不足以自食也故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也

又曰先王者善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歸之所謂興利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三

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又曰一農之量包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爲農師賈精於市不可爲市師又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

韓子曰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國語管仲曰昔者先王處農就田野令夫農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

四時樹藝名有宜

權節其用耒耜及寒犂稿除田

樂季冬大寒之時稿

枯稿也

以待時耕

時耕立春之後

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

疾速耨也

至當種

昔雨既至挾其搶刈耨耨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撥襖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

暱近也

呂氏春秋曰臣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頓者農夫待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

汜勝之書曰農事情與其相十倍

又曰衛尉前上蠶法民事人所忽畧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愛民之至

風俗通曰古者使人如借故曰籍田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四

孫盛作南蒼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業

梁記曰黑水利有魚池池上立美臺下四周有水左右官良田數十頃故以美農爲名

耕

周禮天官甸人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其粢盛

禮記月令曰正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又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又少儀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耕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左傳襄公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天郊祀后稷以祔農事也是故敢蟄而郊郊而後耕令就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又襄公十三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札遂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故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又昭公五年曰任員如吳言伐楚之科於州于州于吳王僚公子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五

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閭也反獲也員曰彼

將有他志子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專諸專諸勇士而

耕於鄙

穀梁傳成公曰邾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以利

其成車

論語衛靈公曰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飯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

又微子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論語比考識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

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毛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
又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刈草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扣馬曰耕士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故太子建之孤子勝耕於野

又曰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壟上曰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子爲人傭耕何富也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二

六

又曰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醺飲曰請爲太后歌田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曰深耕溉種立苗欲速非具種者鋤而去之呂氏默然

戰國策曰主父欲伐中山使李庇觀之庇曰與士卽民務名不好本朝上賢卽農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漢昭紀曰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上昭帝几年未能親耕帝籍鉤盾有田近畧故往試

耕爲戲弄也

又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又曰夏侯勝每授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如不歸耕

後漢書曰王莽時盜賊起人皆憂移徙遁逃莫事農桑淳于恭遂獨耕鄉人止之曰世方散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傷奈何不耕

東觀漢記曰梁鴻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又曰承宮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或認之宮悉推與去由是顯名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免官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魏畧曰常林少單貧自非其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書耕鋤其妻常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

大云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七

敬如賓

吳錄曰徵崇字子知遭亂遂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隱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必有成也

吳志曰薛宗上疏云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

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

又曰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維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十伍耳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授業聞父耕吒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榮養使老父不免勤

苦師其異之

宋書曰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請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曰我自耕耳

齊書曰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食耕種

梁書曰孔子怯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嘗懷書自隨投閑則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趙書曰東耕義真殿中監鋪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匣出御表跪授黃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中跪取米以授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韜匣

管子曰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

又曰行其遊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二

八

又曰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又曰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文子曰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

晏子春秋曰有納書景公者公曰吾不知晏子之忠臣也晏子曰南鄭人吳憲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又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曰今天下莫不爲若已墨子曰小八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怠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

又非樂曰使丈夫爲之廢丈夫畊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

之廢婦人績紡之事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而耕禹往見之則在野

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身不見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而王所以觀耕商子曰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螟螻蚘蠹亦大矣雖有詩書猶無益於治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嚚然弗顧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九

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有贄何患無孝名也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笑之

淮南子曰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出其志而耕乎崑石之下名

振京師

傅子曰金根車天子親耕之乘蹋楮車收獵乘之

山海經曰后稷播百穀始作耕

六韜曰昔帝堯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畱咩績之時

國語曰古者天子籍田后稷監之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

耕墾

一墾耨之墾也王無耨以一耨耕也

班三之

班三次也三之下各三而止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

終於千畝

又曰管仲對齊桓公曰深畊而疾糴之以待時雨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魏王曰今君行多者數百人皆不拱而食此害稼亦甚矣

又曰人臣孝則事君忠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籍守戰固又曰舜耕於歷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賦

賈誼書曰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民皆有十年之蓄

說苑曰曾子衣弊衣而耕魯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二

十

人者畏人與人者驕終不受

太元經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

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登校民耕田三犁共牛一人持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一日種頃也

拾遺錄曰需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內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溉十頃之地董正別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操博物多欲故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壟土之上於是釋耒下衽相就而言

任昉別傳曰昉字昭先樂安人有此居者擅耕畷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昉昉曰我自以借之也耕者聞之慙謝是

地
襄陽耆舊傳曰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期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石勒別傳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荏乎界與師欣家偏耕耳恒聞鼓角 釋之音勒私異之

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則隨五上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月不得歸乃作憂思歌

大云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十一

資產部三

耒

耜

耨

耩

種植

耨

耨

耩

鋤

耨

鉞

鉞

耨

耨

釋名曰耒耒也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耜

世本荅曰繇作耒耜

周禮各官考工下曰車人為耒此長有尺一寸中直者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一

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

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

句鑿折謂之中地

禮記月令季冬曰冰已入令人出五種命農計耨耕修耒

耜具田器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

舉足而耕也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昔姜維有斷隴之志艾修治

備守積穀疆兵值歲凶旱又為區積身被烏衣手執耒耜

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梁書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

就父受業精力不怠

唐書曰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先農躬御耒耜

淮南子曰清音之始美於耒耜

清音酒也

耜

釋名曰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

周禮地官下山虞曰凡耒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又秋官下曰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至日而耜之

禮記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耨也

毛詩國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寡婦饁彼南

畝田峻至喜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一一

又曰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又周頌曰良耜報社稷也粃粃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王隱晉書曰徐苗少孤家貧好學書晝執耒耜夜不廢讀

誦

後魏書曰趙瓌遣人買耜又得剩利六百卽命送還又主双主高之義而不受瓌命委之而去

唐書曰高宗行籍田之禮躬執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恨不終於千畝矣初

將籍田觀于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

曰田器農人執事在於素材豈貴文飾乎乃命徹之

國語曰周制有曰民無懸耜野無輿革

呂氏春秋曰六尺之耜以成畝其下八寸所以成畝

犁

釋名曰犁利也利則發土絕草根也

魏畧曰王甫隆爲熾煌太守民不曉作犁用工甚費隆乃
教作樓犁省力過半

又曰弘農太守劉類多市犁鑿載所部買絲

管子曰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子五尺一
犁以爲三日之功令農作服于公田

鹽鐵論曰庶人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

執犁下種軛樓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二

三

遼東耕犁轅長四尺廻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
耜一人種二人軛樓比用兩牛六人一日則種二十五畝
其懸絕如此

陳留耆舊傳曰蕭令陳弇字叔明躬自握犁種五穀有黃
雀隨犁翔弇上

崔實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
犁共一牛一人將之

唐書曰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石中得古鐵犁鏵有
平陸縣字因改河北縣名爲平陸縣

後唐史明宗上顧謂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觀稼見百姓父
子三人同耒耜耒耜者力農如是深予懷可賜耕牛二頭

耦

說文曰耦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

周禮地官下曰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耨行秩敘以特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又冬官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之尺謂之遂

毛詩周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為耦

國語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諱醉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

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董仲書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遇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日谷俯之

太平御覽

卷入百一十三

四

種植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辯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首種不入

又曰仲秋之月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

又禮運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尚書洪範五行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

尚書酒誥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黎稷奔走事厥考厥

長

尚書考靈耀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

菽

孝經援神契曰土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泉
五稻

說文曰禾之秀實曰稼莖節為禾從禾家聲一曰稼家事
也一曰在野曰稼

史記曰秦為兒時其游戲好樹麻菽

漢書曰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味玉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
意謂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勸吏發民若取庸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
者與同罪

又曰王莽篡位二年與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肖臺於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五

官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又種梁禾於殿中
或曰五色禾也先鬻鶴髓鬻音骨瑋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樂為黃門郎令主之

東觀漢記曰范克為杜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
利類皆以麻桌頭縵著衣民隋疏少麤履盛冬皆以火涼
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絲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
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溫煖

吳會分地記曰卞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鋼不鑠理之生
馬箠勾踐遺使者取徒於南村種之飾治為馬箠獻於吳
陳書曰陳靈洗為重安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
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淮南子曰夫樹林者灌以梁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
拔之林必無耕

又曰昏孤中則務種穀

二月昏時亡星中於南方朱雀之宿也

大火中則種

黍菽

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

虛中則種粟麥

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

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羸痺之多疾毒傷

之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瘠

高下百草之滋味嘗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

而遇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米

呂氏春秋曰水凍方固后稷下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太平御覽

卷入百一十三

六

論衡曰后稷為種藝為戲

汜勝之書曰種水旱無不熟之時又持滋盛易得菑穢良

田畝得二十三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有米熟時一

可擣取炊之不減粢米又可釀酒武帝典令時農種之一

頃收二千斛七得米三斗大儉可磨倉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

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莖之一石以水三

石煮之三沸漉滓以計漬附子五枚漬三四日去附子以

計和蠶矢堯如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曝勿令濕至種時

以餘汁溲之種之則不生蝗蟲無馬骨汁亦可用雪雪者

五穀之精也常以冬藏雪汁器盛理地中治種如北地

又曰種傷濕鬱熟則生蟲取麥種候熟可獲釋穗大疆者
秆束立場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乾草雜藏之欲知歲
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久至後五十
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爲首場於大稠者鋤而飾之秋以鋤以棘
柴曳以壅種麥根故曰子將欲富黃金覆土至春凍解棘
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曰覆鋤如此種必倍
冬雨雪止掩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種黍能早多
實春凍解耕種土和遊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麥者暑也水生心天時灌其心必傷無實初種時務
太平御覽

令兩人對持長索去其白露日出乃止種黍復出鋤治如
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
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達屈於土中而死

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種
時也

又曰種麻預軟利田二月下三月月上旬傍雨種其秕

又曰種泉春凍解耕治其上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秫忌未
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凡九穀日忌不種之避

其忌不可敗傷諸事忌禁曰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

黍穰則害瓠也

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收葵中伏之後可種葵八月可種乾葵
物理論曰稼借耕也古今之言云余稼農之本也

耘

說文曰耘除苗間穢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穢是藪

毛詩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周頌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八

宋書曰柳元景顏師伯常請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茄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畢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并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自見成敗者幾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如是揮而耕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

管子曰萬室之都必有萬種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稅吏請以粟公曰夫

百姓句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
養人也何以其養鳥也

耨

說文曰墾禾本也

晉書曰陶潛歸去來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耨

出九耨耨

釋名曰耨以鋤耨禾也

左傳僖公下曰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曰季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心有德

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爾雅曰斫斲謂之定屬爲也舍人曰斫斲石定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九

魏書曰公孫淵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陪蠻夷各懷素

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失其耨鏹

淮南子曰耨者剡耨而耕摩蠶大蚌也摩合利甲耕陰草也

又曰菊先稻熟農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鏹

又曰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

兄而去其弟養大殺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

收其粟而收其秕

鋤

釋名曰鋤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說文曰鋤斫也齊謂鎡基一曰斤柄炷自曲者也

管子曰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
夷屬鋤試諸木土

又曰匠人有感斤鋤故繩可得斷也

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

說文曰耨摩田器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
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
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一

賈誼書曰秦民倍父耨鋤有德色

廣雅曰銍

廣雅曰銍謂之刈

尙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

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

釋名曰銍穫黍鐵也銍銍斷穗聲也

銍

說文曰錢銍也古田器

世本曰極作銍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然後成農

銍

釋名曰鑄亦鋤類迫也

毛詩周頌良耜曰其讓伊黍其豆伊糾其鑄斯趙以
麥

周頌臣丁曰命我農人特乃錢鑄奄觀鉶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三

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三終

吳興陳杰分校

